

瞿世英 鄧演存譯

太戈爾戲曲集（二）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瞿世英 鄧演存譯

太戈爾戲曲集（二）

文學研究會叢書

## 序

齊德拉和郵局是太戈爾 (R. Tagore) 的戲曲裏已譯爲英文的兩本。太戈爾在少年的時候，即已動手寫他的劇本。他的本鄉的人立刻便認識了他的作劇的天才。到處都演奏着他的戲曲。太戈爾的一本傳記上說，他的劇本，直至現在在印度各地還有人常常演奏着。齊德拉曾在北京演奏，據一個朋友說，結果是非常完美；郵局也曾在英國演奏過，據夏芝 (W. B. Yeats) 說，牠的結構在舞臺顯得非常周密。實在的，他作劇時，不僅把內容上注滿了他的哲理，在形式上且十分完整，無一不可演奏之劇本。

洛依 (B. K. Roy) 在太戈爾與其詩裏說太戈爾的戲曲與詩劇 (Poetic Drama) 共有下面十種：

Raja.

Raja O Pani.

Dakghar.

齊德拉 序

齊德拉 序

二

Chitra.

Malini.

Bisharjan.

Sharodotshab.

Balmiki. Prativa.

Bidaya Abhishap.

Gorai Galad.

太戈爾的已英譯的劇本，據我所知道的，則有下列幾種：

- 一．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 二．齊德拉 (Chitra).
- 三．郵局 (Post Office).
- 四．隱士 (Sanyasi).

五. 馬里尼 (Malini).

六. 犧牲 (Sacrifice).

七. 國王與王后 (The King & the Queen).

春之循環，郵局，齊德拉三個劇本，都是單行的，自隱士以下的四個劇本，則集合為犧牲及其他一書。春之循環曾由瞿世英君譯為中文，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現在這個戲曲集則合郵局及齊德拉印為一書，作為太戈爾戲曲第一集，其第二集則將譯印馬里尼與犧牲二劇。至於隱士及國王與王后二劇，則中文裏已經有過譯本了。

關於齊德拉與郵局，我本想在此多說幾句話，但因時間太少，祇得止於此。好在太戈爾的劇本，意思都是明顯的，在文字裏也自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人感得牠們的美麗與其他一切好處，似乎無再加以說明與讚賞的必要。

鄭振鐸 十二年八月七日

# 目錄

齊德拉……………瞿世英譯

郵局……………鄧演存譯

齊德拉

瞿世英譯

## 原序

這篇抒情劇是二十五年前寫的。他的根據，是麻哈勃哈拉太(Mahabharata)的故事。

阿儒納因為實行他悔罪的宣誓，半路上走到門立堡。在那裏遇見了國王齊德拉佛哈納

(Chitravāhana) 的美麗的女兒齊德拉格達。(Chitrāngadā) 為她的魔力所吸，竟向國王要

求同他的女兒結婚。齊德拉佛哈納問他是誰，知道他是本達拉的阿儒納，於是告訴他門立堡

皇室的一位祖先布拉本耶拉久已無子。因求子而刻苦修行。神鑒其誠，於是西伐神給他這

種寶賜，許他每代必有一子。真正的以後每代必有一子。到了他，齊德拉佛哈納，却是第一次

祇有一個女兒齊德拉格達去綿延宗嗣。所以他待她如子，并且以她為嗣。國王更接着說道：

她生的一個兒子必要算繼續我的宗嗣的。此子即為我對於這件婚事的要求。你如願意

認可這個條件便可娶她。

阿儒納答應了，娶齊德拉格達為妻，住在他父親的京城裏三年之久。生了一子之後，很親

愛的擁抱着牠，辭別她和她的父親，又去遊歷去了。



齊德拉

二

本劇人物

神：麻達納

(愛之神) Madana (Eros)

伐孫太

(時令之神) Vasanta (Lycoris)

人：齊德拉

門立堡王之女。

阿儒納

古奴族 (Kurus) 的皇子。

在武士階級，此時正退隱森林中爲隱士。

門立堡遠方的幾個村夫。

(這是一齣獨幕劇，在印度演過；後來又翻成英文的。)

譯者附誌

第一場

齊德拉 你是那冠有五刺的愛之神麼？

麻達納 我是生在創造者心中的第一人。我用苦痛和快樂的圈兒，束縛男女們的生命！

齊德拉 我知道，我知道那苦痛是什麼，那圈兒是什麼。——我主，你究竟是誰？

伐孫太 他是我的朋友——伐孫太——時令之神便是我。死亡和衰朽消磨世界及於

骨髓，但是我跟在他後，永久的攻擊他。我是永久的青年。

齊德拉 伐孫太神呵，我向你行禮。

麻達納 但什麼是你的堅決的誓言呢？美貌的不識者？你爲什麼要悔恨抑鬱以自毀其

青年呢？這種犧牲於愛的崇拜上是不合適的。你是誰？你禱告的是什麼？

齊德拉 我是門立堡國王的女兒齊德拉。蒙西伐神恩榮的允許，使皇統不絕，必有男兒

以繼承帝業。但是神的話竟失其效力，不能改變我母親胎中的生命之光——我雖一婦人，我

的性質却是仍很强硬的。

麻達納 我知道，所以你父親纔把你當兒子一樣看待。他教你如何射箭及一切作帝王的本分。

齊德拉 是啊，因此我纔穿了男子的服裝，離了婦人的閨閣。我不懂婦女得人心的計謀，我的手可以彎強弓，但我却決不會學習 *Cupid* 司男女愛之情之神的射藝，以目傳情。

麻達納 好人，那不要學的。眼目做的工作，用不着教的，而且他很知道誰的心是打中的。

齊德拉 一日，我在巴拉河邊獨往林裏去遊戲。馬拴在樹上，走入樹林深處，鹿的道路上。

發見了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彎彎曲曲的穿過那衆木交叉的黑路，樹葉的搖動與蟋蟀的吱吱唧唧的聲相互響着，忽然看見一個人躺在乾葉子的床上，正擋住我的路。我很倨傲的叫他避開，他却不管。我使用弓的尖頭試一試要去刺他。他立刻用兩條直而且高的腿立起來，像一堆火灰中忽冒一把火。可愛的笑容圍着口的四角，或者竟是向着我的少年的臉面上。這是我生第一次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女子，而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男子。

麻達納 在順利的時候我教導男人和女人以這種最高的功課去知道他們自己。以後

怎樣？

齊德拉 我又驚又怕的問他道『你是誰？』他道『我是大古奴 (Muru) 族的阿儒納。』

我此時挺立如石像，也忘了向他鞠躬致敬。這真是阿儒納，我夢寐中的大偶像麼！是啊，我早就聽見他立誓十二年不娶妻的。許多日子，我的青年的大志激勵我使我和他折斷我的槍枝，戴着假面具和他挑戰，證實我的手藝。呀，癡心，我的假設往何處去了。我僅能以青年的熱望去交換他足下的一塊土還以為是極可寶的恩惠。忽然樹林中不見他了，我不知道我的思想落在什麼旋水裏去了。唉！蠢女，你又不向他致敬，又不說話，也不求饒恕；木立着像個野蠻的村夫，他自然慢慢地輕輕地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脫去男裝。套上手鐲，腳鐲，腰帶，穿上紫紅綢的外衣。不常穿的衣裳穿着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急於前進，在西伐的樹林中的廟宇內尋着阿儒納。

麻達納 請你把故事講完。我是心生的神，我知道這些衝動的祕奧。

齊德拉 我祇能極寬泛的記住我所說的，與所得的答語。不要教我全告訴你。羞恥落

在我身如同雷電，然却打不碎我，如我這般的人。我正走時他的末句話觸我耳鼓如火熱的針刺一般。他說『我立誓終身不娶。 我是不配做你的丈夫的！』 呀！ 愛之神啊，你一定知道的，一個男人的誓言！ 無數聖賢將他們一生修行的名譽降服在婦人的足下。 我折斷弓，燒了箭。 深恨我的強壯而溫柔，且被弓弦刻畫而多傷痕的手臂。 唉！ 我愛，愛神你將我強似男人樣的無益的驕傲埋在土中了；我一切的男人訓練在你的足下壓碎了。 現在可以教我；給我那軟弱者的能力和徒手的武器。

麻達納 我可以算你的朋友。 我要將那戰勝世界的阿儒納帶到你面前算一個俘囚。  
在你手中收受他的叛逆的判決。

齊德拉 祇要有時間，慢慢地可以得他的心，亦不要求神助。 我可以立在他身旁像夥伴一樣，為他的戰車御劣馬，歡喜打獵時候我陪着他，夜晚在他帳棚的進口守衛，幫助他一切凡為武士的本分，保護弱小，合宜的時候亦發揮正義。 至終必有一日他看見我覺着奇怪，『這個少年是誰？ 我從前的奴隸，有這樣學我的嗎？』 我不是像別的婦人，暗中養育他的絕望，晚上哭白

天忍着笑的生來的寡婦一般。我的欲望之花，若不結成果子，決不落在地上。要使人知道並且恭敬一個人的真自我是一生的工作。所以我來到你的門前，你這克服世界的愛，和你，伐孫太青年的時令之神，從我身中取出這原始的非正義，不能吸引人的凡陋的面貌。一天中使我特別美麗，其美使適如我心中的愛忽然開了花。給我一天的充分的美麗，以後幾日必有答復。

麻達納 姑娘。我允許你的禱告。

伐孫太 不要爲一天的片刻，要爲全年的。春日之花的魔力將要密集着圍繞你的四肢。

## · 第二場

阿儒納 我做夢呢？或是在湖旁所見的真在那裏呢？坐在生苔的草上，夕陽斜照回想過去幾年中的事，黑暗樹林之中慢慢地出來一美的表現完全是婦人樣子，立在水濱一塊白石片上。好似在她的白足之下地心充滿了快樂。我想她身上的寬大的外衣應當與空氣融合好像早晨的金霧與東山的巔雪融和了。她自己向着湖鏡鞠躬去看她臉面的反照，她很嚴肅的立起來靜靜的站着，以後笑了，左臂忽然一個不小心，帶散了頭髮拖在地上直到她的腳下。

她赤露着胸，看着她的手臂，雪白無瑕，本來即十分可愛。他低頭，看見她的香豔的青年之花與她的鮮豔紅色的皮膚。她發出很歡喜驚奇的樣子。所以好像白荷花早晨開眼也是爲的要去親她的頸項，看她水中的影子的。那麼她是否奇怪這永久的日子呢。轉瞬她臉上收了笑容，眼中露出憂愁的樣子來。她繫起她的捲髮，將面帕拉在手上，輕輕的嘆氣，走過去，好像一個美麗的晚上成了深夜。於我則欲望的最高的實踐一剎那間似乎表顯。後來又消滅了。……但是誰推門呢？

齊德拉入穿着婦人的衣服。

呀！是她。我的心，靜呵！

姑娘！不要怕我，我是一個武士。

齊德拉 先生，你是我的客。我住在這個寺裏。我不知道如何我纔能表示我的好客。

阿儒納 好姑娘，一見你實在是最高尚的待遇。如不見答，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齊德拉 你可以。

阿儒納 什麼嚴厲的宣誓。將你禁錮在這座冷靜的寺院裏離去如此可愛的人類呢？

齊德拉 我心中存着一個私望，因為要求實現我每日向西伐神的禱告。

阿儒納 唉！你能想什麼，你是全世界所想望的！早晨的太陽將他的火一般的足從東

山巔上一直印到太陽落土的地方我都走過。我曾看見世界上最寶貴最美麗最偉大的東西。

你祇說要尋什麼或是找誰，我都可盡力。

齊德拉 我尋找的人誰都知道的。

阿儒納 真麼！誰可以做神的愛寵呢，誰的名譽竟佔據你的心呢。

齊德拉 所有最高的皇族之中，他是最大的英雄。

阿儒納 姑娘，假名譽傳佈起來像未出太陽以前的晨霧。究竟皇族中誰是那超絕的英

雄呢？

齊德拉 隱士呵，你是妬人之負盛名的。你知否全世界以古奴的皇族為最有名的呢？

阿儒納 古奴族！

齊德拉



齊德拉 你從來沒有聽見那遠近馳名的古奴族麼？

阿儒納 你且說來我聽聽。

齊德拉 就是征服世界的阿儒納。我從衆口中選出這不可磨滅的名字深深的藏在我處女的心坎。隱士呵，你爲何如此倉皇失措呢？那名字祇是一欺人的光采麼？儘管說，我決不躊躇，可以打破我心頭的小匣子，將這假寶石擲在土裏。

阿儒納 儘他去有名譽，不論他的勇敢和豪氣真或假，爲慈悲的緣故，不要將他從你心中趕出去——因爲他現在竟在你的足下跪着。

齊德拉 你，就是阿儒納麼！

阿儒納 是，我是他，你門前的因戀愛而饑餓的來賓。

齊德拉 那麼阿儒納立誓十二年不娶是真的麼？

阿儒納 但你竟像月亮破壞晚上的黑暗一般將我的誓約破壞了。

齊德拉 唉，你真不害羞！你看見我什麼竟使你對你自己不誠呢？若是你預備爲她交

付誠實的價錢你在這烏黑的眼睛，乳白的手臂上要尋找誰呢？我知道不是真自我。這的確不能是戀愛，不是男子對婦女的最高的敬禮！唉！這軟弱的假扮物，就是身體，必定使人看不見了那不死的精神之光！是呀，阿儒納，現在我實在知道你的英雄的人格的名譽是假的。

阿儒納 唉，名譽，勇敢的豪名，亦復有何用處！萬事以我看來莫非一夢。祇有你是完全的；你是世界的資財，一切貧乏的結果，一切努力的目標的一個婦人！有別人祇能慢慢地知道的，一見你就永久看見了完全的。

齊德拉 唉，那不是我，阿儒納，那不是我！那是神的欺騙。去，去，我的英雄，去。求婚不要虛偽，不要將你的深心付諸幻象呀，去。

### 第三場

齊德拉 不，不可能的。對着那差不多像內面餓神的緊握的手一般握住你的熱烈的注視；視覺着他心中急欲破除範圍激刺全身的情感的呼聲——像乞丐一樣將他趕走——不，不可能的。

麻達納與伐孫太入

呀！愛神，你籠罩我的是什麼可怕的火燄！我燃着，我燃着我所接觸的一切東西。

麻達納 我願意知道昨晚發生的事。

齊德拉 晚上我睡在草床上布滿了許多春花的花瓣，回憶阿儒納極端稱頌我的美的話，

一點一滴的喝我從前所收儲的蜜。我過去生活的歷史像我從前的存在一般都不記得了。我覺着像一朵花似的，祇有飛也似的幾小時去聽那一切的樹林中的唧唧喃喃的諂媚和微語立刻就從天上低下眼，垂下頭，一呼吸間一些兒呼聲也沒有便將自己擲在塵土上，如此就將一無過去與未來的完全時間的小史了結。

伐孫太 榮耀的無限之生命能於一個早晨自開自謝。

麻達納 如一首短詩中有無限的意義一般。

齊德拉 微微的南風催我睡去。從上面開了花的 Malati 的亭子上無聲無臭的與我身子接了許多吻。在我的髮上，胸前，腳上，每朵花都選定了他的死的牀。我睡了。正深睡的

時候，忽然覺着有些熱烈的渴望的注視，如火燄的燭光似的，觸着我的睡體。起來看見那隱士立在我面前。此時月已西斜；從樹葉中窺視此在微妙的人身中活動底神靈的藝術的奇異。空氣也很香；靜夜祇聞蟋蟀的唧唧之聲；林木的反影在湖水中動也不動；他手裏拿着杖站着，又高，又直，又安靜，像森林中的樹木一般。睜眼看時，似乎我已脫去一切生活的實在而在一蔭暗的土地上做夢。羞恥直達於足，像沒有鈕扣的衣服一般。我聽見他叫道——『可愛的，我的最愛！』於是我一切過去忘記的生活合而爲一的回答他。我說，『陪着我，陪一切的我！』我就伸出我的手給他。這時月亮在樹背後落下去。黑暗之帳幕遮蔽了一切。天和地，時間和空間，快樂和苦痛，生和死一齊混合起來入於一種忘我忘人之境。……晨光初曦，鳥兒剛唱之中，我起來，靠着我左手坐着。他還睡着，脣邊略有笑容如早晨的新月一般。晨光的玫瑰紅色的喜氣落在他的額角上。我嘆口氣立起來。我將有葉的枝兒拉攏來擋住那照他的臉的日光。我自己看看自己並又看這依然如昨的舊地。記起我平常的事，我就跑，就像一隻鹿怕他自己的影子一般的逃走，從一個佈滿 Shephali 花的樹林中的小徑走去。找了個僻靜

的地方，坐下用兩手蒙着臉，想要哭泣。但眼中却沒有眼淚來。

麻達納 唉！俗人的女兒呵！我從神聖的倉庫中偷了那芳香馥郁的天酒，在一凡世的晚上裝滿瓶口，放在你的手中讓你喝——但我仍聽見痛苦的呼聲！

齊德拉 (悲痛貌) 誰喝這個來？一生希望之最難完成的，第一次愛情的結合是給我了，但是又要從我手中搶去麼？借來的美，和連累我的欺假，要從我偷取那甜蜜的結合的紀念像，就像花瓣從萎謝的花上墜下來一般；而且那自恥赤貧的婦人將要日夜的坐着哭泣。愛之主，這討厭的外貌跟着我像一個魔鬼將一切愛情的價值都磨滅了。——一切的接吻使我的心渴極了。

麻達納 唉，你一晚所經歷的是如何的無益呵！快樂的呼聲已到眼前，但波浪却不叫他觸着岸。

齊德拉 天空離我手很接近，我就有一刻竟忘記了天是沒有接觸着我的。早晨一夢醒來，覺着我的身體變了我自己的對敵。這是我可恨的工作；每天去修飾她，把她送到我愛人的

面前看他撫愛她。神呵！取回你的恩賜罷！

麻達納 但若我取去時你怎樣站在你的愛的面前呢？當他將要喝他第一次快樂的酒時從脣邊奪去酒杯未免太不情罷？那時他要怎樣氣你呢？

齊德拉 那比這好的多。我將我的真自我顯現給他，比那假面具尊貴的多。他若拒絕這個，或者若是他唾棄我並且使我心碎時，我竟可以一聲不響的承受。

伐孫太 聽我的教訓。秋天到來，開花的時候過去了然後結果的勝利就要來了。有一個時候，自己要來，那時身上開的最火熱的花將要萎謝彼時阿儒納必要歡歡喜喜的承認你的結果的真理。唉孩子，回到你的心狂的節期去罷。

#### 第四場

齊德拉 我的武士，你爲什麼像這樣的看着我？

阿儒納 我看你怎樣織那花冠。技能和殷勤，雙生的兄弟和姊妹，喜喜笑的在你手指上跳舞。我亦看亦想。

齊德拉 先生，你想什麼？

阿儒納 我想你呵，用這一樣輕快的撫摩和甜蜜可愛的神氣，將我放逐的日子織成一個不朽的圈兒，在我回家的時候替我加冕。

齊德拉 家！但這愛並不是爲家！

阿儒納 不爲家？

齊德拉 不是，千萬不要說那個。把能持久和堅實的東西帶到你家去。讓這小野花兒在他原生的地方；讓他很美麗的在殘花落葉中徐待他的末日。不要帶到你的宮樓上去，擲在那不知憐惜衰敗東西的石板上，並且忘了他。

阿儒納 我們的愛是那樣的麼？

齊德拉 是，沒有別的！爲什麼憂愁呢？無意義的事決不要留戀他們。門要開又關上的時候，快樂立刻轉爲苦痛。取來保存他直到不能存在的時候。不要使你晚上所祈求所滿足過於你明天早晨可以得的欲望。……日子是完了。戴上這花冠。我倦了。吾愛，抱起我

來。使這一切不滿足的無益的事情，在我們嘴唇甜蜜蜜的相遇的時候過去消滅。

阿儒納 勿作聲！聽，吾愛，遠寺鐘聲從靜林中透過來了！

### 第五場

伐孫太 我的朋友呵！我不能老和你站着，我倦了。把你已經燒着的火常常的使他有生氣是一件難事。睡魔追迫我，扇子從我的手中落下來，冷灰蒙住了火焰。我又從我臥室中起來，用我的全力去救護這疲倦的火焰。但這不能再長久了。

麻達納 我知道，你是和小孩一般的輕躁。你在天上和地下遊戲，永久不止息。你把用許多時間和無盡條款造成的事物立刻毀壞了，沒有一些兒可惜。但我們這工作快要完了。快樂的日子過的極快，年月差不多在他的末端的時候猝倒在大喜的福利中了。

### 第六場

阿儒納 我早晨醒來覺着我的夢景已蒸化成一塊寶石。我沒有小箱子去安放他，沒有皇帝的冠冕來安上他，沒有鍵子去繫住他，但却無心擲棄他。我武士的右臂，被他無故佔住了，



把他的本分忘了。

齊德拉入

齊德拉 先生，告訴我你的思想！

阿儒納 我滿心想着今天打獵的思想。看，雨這樣滔滔的倒下來，猛烈的打在山邊。濃

黑的雲影很重的挂在樹林上，漲溢的河流，像浮躁的少年似的帶着輕佻的笑聲跳過了一切的堤堰。在這樣下雨的天氣我們弟兄五個必要到 *Chitraka* 的森林中去獵取野獸。這都是快樂的時候。我們的心躍入作聲的雲的鼓聲中了。樹林中有孔雀叫聲的回響。膽小的鹿兒在淅瀝的雨聲中和瀑布的響聲中，聽不見我們的脚步聲音；虎豹的足跡留在雨地上，洩漏了他們的巢穴。打圍完畢。我們互相鼓勁渡過那急湍的河流回家去。這種活潑的精神我還保存着。我很想打獵去。

齊德拉 現在被你趕着的野獸先跑下來。你是十分可靠要將這你所趕的迷人的鹿必須捉住麼？不能，尚不能。當這野獸似乎離你很近的時候便像做夢一般逃避過去了。你看

風是怎樣的被雨趕着像一千枝箭跟着一般。但雨仍然自由走去不能被征服。吾愛！打獵亦是如此的。你追趕這飛腳的美麗之神，你手中的每枝箭都以她爲目標。但這個幻想的鹿兒依然更自由的跑去，不能接觸着。

阿儒納 吾愛，你沒有家，那裏有仁愛的心等着你回去麼？你沒有一回用你溫柔的服務弄成的很甜蜜的房子，你跑出野外時便放出光來的家麼？

齊德拉 怎麼有這些問題呢？不可思議的快樂時間已經過去了麼？你不知道我不能比你所看見的再增多麼；依我看來，那邊沒有什麼景色。Kinsuka 花瓣上的露水既沒有名字亦沒有什麼目的。對於無論什麼問題他們都沒有答復。你所愛的她正像那露珠。

阿儒納 她在世界無牽挂麼？她能祇像因爲一個愛開玩笑的神的不小心因而落在地上的一小塊天麼？

齊德拉 是。

阿儒納 唉！所以我常常似乎要失掉你。我的心不滿足，我心中不知道平安。走近些

兒，不可及的人！將你自己降服在名字，家庭，與宗族的束縛之下。使我的心各方面都感覺着你在愛的和平中和你共同生活。

齊德拉 爲什麼費這些無益的力氣捉雲彩的顏色，波浪的跳舞，和花的香味呢？

阿儒納 我的女主，不要希望用空氣中的無物來和解愛。給我一些可以握住的東西。一些可以比快樂還持久的東西，和那痛苦而能忍受的東西。

齊德拉 我的英雄，時限還沒有滿，你已經倦了！現在我才明白上天使花的生命期限短促正是他的恩賜。如果我的身體與過去的春天的花一般同時開謝我一定死得很榮耀。但是時間已經數着呢，吾愛。不要愛惜他，把他壓成蜜，因爲怕你的乞丐的心常懷不滿足的欲望。時時的回到這裏來，像夏花落在泥土上時的乾渴的蜜蜂一樣。

### 第七場

麻達納 今晚是最後一晚了。

伐孫太 明天，你身體的可愛就將回到春天的無盡之藏裏。你嘴唇的紅色已脫去了阿

儒納的接吻的記憶將要像一對新鮮的 Asoka 的葉似的發新芽，你那又柔軟又白的皮膚要在一百朵香茉莉花之中重生了。

齊德拉 神呵！賜給我所祈禱的。今天晚上，在最後的時間使我的美麗顯出極端的光耀，像將滅的火焰的回光。

麻達納 你將要得着你所祈禱的。

## 第八場

村夫 誰來保護我們啊？

阿儒納 爲什麼，你們怕什麼危險？

村夫 強盜像山水一般從北山流下來蹂躪我們的村莊。

阿儒納 本國沒有看守者嗎？

村夫 公主齊德拉是喜歡作惡的人們所最怕的。當她在這樂土的時候，我們除自然的死以外，沒有什麼別的可怕的。現在她進香去了，不知從那裏去找她。

阿儒納 本國的看守者是一位婦人麼？

村夫 是的，她是我們的父母。 (退下)

齊德拉入

齊德拉 你爲什麼獨自冷清清的坐在這裏？

阿儒納 我試一試，要想像公主齊德拉是怎樣一個婦女。我從各種人聽見了她的許多

故事。

齊德拉 啊，但她不是美麗的。她沒有像我這樣可愛的眼睛，死一般黑。她能射中各種

箭垛，却射不中我們英雄的心。

阿儒納 他們說她氣概像男人，但仁愛如婦女。

齊德拉 這正是她的大不幸。當一個婦人只是一個婦人的時候；當她用笑和悲哀和服

務和愛圍着男子的心去纏繞她自己的時候，那是最快樂不過的。學識和勳業於她有什麼用

處呢？如果你祇於昨日在森林路旁西伐神廟的亭子裏看見她，你一定毫不介意的就走開了。

但你會否厭倦於女人的美麗，想在她身上找男人的勇力麼？

用被瀑布的浪花濺着的綠葉，我已在一黑暗如夜的洞內鋪好了我們午睡的床了。那裏柔軟的綠苔很厚的鋪在被水滴的黑石頭上與你的眼睛接吻使你睡去。等我引你向那面去罷。

阿儒納 可愛的，不是今天。

齊德拉 爲什麼不是今天？

阿儒納 我聽說一夥強盜已離平原不遠了。我必須去預備我的兵器，去保護被驚駭的村夫。

齊德拉 你無須怕他們。齊德拉公主在動身去進香以前，已在各重要路上佈置着極堅固的守衛了。

阿儒納 然而仍請許一點時間讓我作一次武士的工作。我想尊重這懶惰的手臂用新的榮耀，使這手臂更有價值去做你的枕頭。

齊德拉 我能夠拒絕不讓你走麼？我能夠把你纏在我臂上麼？你真將堅決的奪取你自己的自由而離開我麼？那末請去！但是你要知道，一枝樹枝若一次折而爲兩時，便永遠不能再連接起來。如果你的渴望滿了，你便走。但如不是，那你便要記住快樂的女神是易於變化的，不等待誰的。我主，且坐下待一會兒！告訴我，有什麼不快的思想攪擾你。誰佔住了你的心坎？是齊德拉麼？

阿儒納 是的，是齊德拉。我不明白她還什麼愿才去進香。她能夠需用什麼？

齊德拉 她的需要麼？爲什麼，她有過什麼，這不走時運的人？她的真性質恰如獄壁一般，將她的婦人的心，關在一間空房裏。她是痛苦，她是不滿足，她女性的愛便纏縷潦倒一定也要自己知足，美也否認她。她像一個不歡的早晨的神，坐在石山巔上，她的光全被黑雲遮蔽住了。不要問我，她的生活。這決不能使人聽着覺着甜蜜。

阿儒納 我極願意知道一切關於她的事。我像一位旅客半夜來到異鄉。樓閣亭臺以及園林，看去都是不定的，虛幻的，海水的呻吟悲哭之聲，在睡夢中忽來忽止。他極渴望早晨來

到，將這一切的奇異怪祕，都顯現給他。啊，請告訴我她的故事。

齊德拉 還有什麼可告訴你呢？

阿儒納 在我心眼面前，似乎看見她騎一匹白馬，左手很威武的拉着馬韁，右手拿一張弓，像戰勝之女神一般分送圍繞着她的快樂的希望。又像一個精細的女獅子用一種凶猛的愛在她的乳頭上保護着一堆小獸。婦女的臂膀，即使沒有什麼裝飾而具有氣力，亦是美的！可愛的人，我如同蛇從很長的冬眠中復活一般，心不定了。來容我們騎着快馬一邊一個如從空間射出來的兩條光線一般。從這綠沉沉的睡獄中射出來，這沉醉的遮蓋竟阻礙了呼吸。

齊德拉 阿儒納，對我說真話，如果我能夠現在立刻用一種幻術從這奢侈的溫柔中使我自己自由，使這美麗底弱小的花從這世界底粗魯與強壯的撫摩中縮小，從我身上取下去如借來的衣服一般，你能忍受這個麼？如果我立起來，直而且壯，具有勇敢的心底力量要激刺這交纏的弱點的計謀與藝術，如果我高高仰起頭來像一棵高聳而且剛長的山松，不再像枝葉一般的蔓延纏繞，那時我能向人眼中訴苦求情麼？不，不，你不能忍受這個。我還是在我周圍佈散



着一切的青年精美，慢慢地等着你罷。如果使你快樂而回來了，我要笑迷迷的在這美麗的身體的杯中爲你倒出歡樂的酒。等你喝得倦疲了滿足了，那時你可以去工作或是遊戲；等我老了，我將謙卑而且感謝以承受你爲我留下的任何隱處。如果夜間與你遊戲的同伴渴想在白天幫助你，左手要扶助右手去負擔工作，那能使你的英雄的靈魂快樂麼？

阿儒納 我決不像真明白你。我看來你似乎像一位女神隱在金的意象中一樣。我不能夠撫摩你，我不能還你的無價的賞賜。因此我的愛是不完全的。有時在你憂愁的容貌之如謎語一般的深處，與你的模糊不清的玩笑的話中，我閃見要試試去打碎她身上的憔悴的景色，從虛幻的微笑內去挑撥出苦痛的真焰。幻象是真理的第一次的表現。她假扮着向她的愛走去。但一定有個時候，她擲棄她一切所有的裝飾品與偽裝，穿着衣裳站着露出真的威嚴來。我在暗中摸索那擔負簡單真理的究竟的你。

吾愛，爲什麼有這些眼淚？爲什麼兩手蒙着臉？吾愛，難道我使你苦痛麼？請不要記住我所說的。我必將對於現狀表示滿足。使美的每一瞬間像黑暗中不可見的鳥巢中出來的

神祕的鳥，擔負着音樂的消息。容我永久和我的希望在他的實現的邊際一同坐着，這樣便了却我的一生。

## 第九場

### 齊德拉與阿儒納

齊德拉（穿着外衣）我的主呵，這杯裏乾得祇賸了最後的一滴麼？這實在是終點麼？不，雖然全做完了仍然還有遺漏的，那就是我在你足下末次的犧牲。

我從天上的花園中取來極美麗的花用他來供奉你，我心上的神。如果儀式過了，花謝了，容我將他們擲出廟去。（露出她原來的男裝）現在用懇摯的目光來看着你的崇拜者。我不能如我所崇拜的花那般美麗完全。我有許多缺點和污穢。我是在大世界的道上的一位遊客，我的衣裳是不潔的，我的足被荆棘刺着出血。那裏我能夠得着如花的美，一瞬間生活的光明可愛呢？我很得意的帶給你的禮物是婦女的心。一切快樂與苦痛均在此聚集，凡塵的一個女孩子的希望，恐懼，和羞恥；從此處，愛飛躍起來，向着永生搏戰。此處遺下一點缺憾，然

而仍是尊貴高大的。花的服務如果完了，我的主呵，請受下這個，以爲你將來的僕人！

我便是齊德拉，皇帝的女兒。或者你還記得有一天一個婦人到西伐廟中去尋你，她的身上帶着許多妝飾品和美玉。那無恥的婦人竟來求你的婚，好像她是一個男子似的。你拒絕了她，你做的不錯。我的主呵，我就是這婦人。她是我假扮的。以後藉着神力，我得着一年的人類中絕無僅有的光明的儀表，因着那欺騙的負擔，使我英雄的心覺着勞瘁。我實在不是那婦人。

我是齊德拉。不是可敬拜的女神，亦不是普遍的憐憫的對象可以隨便刷開如飛蛾一樣。如果你允許在危險和勇敢的道路上保護我在你旁邊，如果你允許我分擔你一生的本分，你就要知道我的「真自我」。如果我懷孕着的小孩是一個男孩子，我必自己教導他使他成爲第二個阿儒納，時候到了我便送給你，至終你必真能知道我。今天我祇能給你齊德拉，一位皇帝的女兒。

阿儒納 吾愛，我的生命充滿了。

郵局

鄧演存譯

## 劇中人物

麥達夫

愛瑁兒 他的義子

萊玳 賣花女孩

醫生

賣牛乳的人

更夫

老公公

村長 是個土豪

國王的傳令官

皇家醫生——御醫

第一幕

(麥達夫的家)

麥達夫 我真不曉得我要怎樣辦了他沒有來的時候，我還不覺得什麼。我很覺得自由自在！但是他現在已經來了，只有天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我的心都充滿了他可愛的形兒；如果他一走了去，我的家那可不是我的家了。醫生，你可想他——

醫生 如果他的命運裏注定有性命，他一定是很長命的。但是藥經上所說的，好像是——

麥達夫 天啊，說些什麼呀？

醫生 藥經上說有：「膽汁病或麻痺病，感冒或痛風，發生出來都是一樣的。」

麥達夫 噢，說下去罷，不要儘對着我背那些藥經了；你只不過使得我越加焦急就是了；我怎樣做法纔好呢，請你告訴我罷！

醫生 (嗅鼻煙) 病人一定要有最審慎的看護纔可以。

麥達夫 那是對的；但是請你告訴我怎樣呢？

醫生 我已經早就說過了：不論怎樣，一定不要讓他到門外去。

麥達夫 可憐的孩子，成天的把他關在家裏，那是很困難的。

醫生 否則你能够再做些什麼呢？秋天的太陽和溼氣，兩樣東西對於小孩子都是很有害的，——因為那些藥經上說有：

「生哮喘，暈絕，或生神經的疹，

生黃疸病，或腫眼——」

麥達夫 請你不要理那些藥經罷。 噯，那麼我們一定把這個可憐的東西關起來了。 此外沒有別的方法麼？

醫生 一點都沒有；因為「在風和在太陽裏——」

麥達夫 現在你的「在這個，在那個」和我有什麼相干呀？你爲什麼不把他們放在一邊，就向這一點上討論？那麼怎麼做法纔好呢？你的法則是很難很難令這個可憐的孩子忍受的，他雖是痛苦和生着病，他還是很安靜的。他服你的藥的時候，我看見他那種躲避的情形，差不多

要把我的心都碎了！

醫生 他越加躲避多些，功效越加真確些。那就是所以卓賓那（Chyabana）聖人說的：「服藥如受好的教訓，味越不好，越是真實。」呀，好了！現在我一定要跑了。（退。）

（老公公進）

麥達夫 唔，我却瞞着不知；老公公現在來了！

老公公 爲什麼，爲什麼，我又不曾咬你。

麥達夫 不，但你是一個送小孩子性命的惡魔！

老公公 但是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又沒有小孩子在你的家裏，那麼爲什麼要煩惱呢？

麥達夫 噢，不過我現在已經帶了個小孩子到家裏來了。

老公公 真的，怎樣會這樣？

麥達夫 你還記得我的妻子怎樣的死要過繼一個孩子麼？

老公公 不錯；但是那是椿舊事兒，往日你并不贊成這種觀念的。



麥達夫 哥哥，你要曉得賺錢這樁事好艱難啊？別人家的孩子駛了進來，把用了多少困難纔賺來的錢都花完了，——噢，我恨惡這個觀念！但是這個小孩子却纏住我的心兒，這樣的奇怪，以致——

老公公 所以那就是困難了！你的錢差不多都爲他花完了，我想你還覺得很運氣的真個爲他花完了咧。

麥達夫 從前呢，賺錢這樁事差不多是我一種的痛苦，我只不過無可奈何，不能不賺錢就是了。這時呢，我可願意賺錢了，我自己也曉得這都是因爲這個小孩子的緣故，現在賺錢這樁事，却可變成我一種的快樂了。

老公公 唔，你從什麼地方把他拾了來的？

麥達夫 他是我妻子的弟弟的兒子。他自從幼年的時候，死了母親，現在沒有多少天，他把他的父親也失掉了。

老公公 可憐的東西，那麼他可越加少不了我了。

麥達夫 醫生說：他身體的機體，都互相的衝突着，他的性命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現在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救他，就是把他關在家裏，不要給他出去受了那些秋風及太陽的毒。但是你是這樣一個可怕的東西！你已經這樣的年紀，還要把小孩子們引到門外去玩，有什麼來由呢？

老公公 上帝保佑我的魂兒！那麼我已經同那些秋風和太陽一樣的不好了，唉！但是朋友，我也曉得點在家裏玩耍的法子的。今天的事情完了之後，我再來這裏和你孩子做伴吧。（退）

（愛瑁兒進）

愛瑁兒 姑丈，姑丈呀！

麥達夫 喂，原來是你麼，愛瑁兒！

愛瑁兒 我真個不可以跑出天井外面麼？

麥達夫 不可以，我的愛瑁兒，不可以。

愛瑁兒 姑丈，你看姑媽在磨房裏磨扁豆兒，那隻松鼠豎起尾巴坐在那裏，用他的小手拾那些扁豆的破屑兒，在那裏嚼得唧唧聲的。我不能够跑到那裏麼？

麥達夫 不，我的寶貝，不能夠。

愛瑁兒 如果。我。是。一。隻。松。鼠。就。好。了。——那真是有趣。姑丈，你爲什麼不許我出外呢？

麥達夫 因爲醫生說：放了你出去，那是很不好的。

愛瑁兒 醫生又怎樣能夠曉得呢？

麥達夫 胡說！醫生那有不曉得的道理，他唸的都是這樣大本的書兒。

愛瑁兒 可是什麼東西都是他念的書教他的麼？

麥達夫 那自然，難道你不曉得嗎？

愛瑁兒 （嘆了一口氣） 唉，我却這樣的笨法！我却念書。

麥達夫 現在你想想看：最有學問的人，都是像你一般，他們永遠不到門外去的。

愛瑁兒 他們真個不到門外去麼？

麥達夫 他們不到門外去的；他們又怎樣能夠去呢？他們一天到晚很辛苦的忙着念他們

的書，他們的眼睛，除了書本之外，不看別的東西的。現在，我的小人兒呀，你將來長大的時候，你

也就要變成很有學問的了，那時你也要躲在家裏，也要念這樣大本的書，人家還要望着你說道：「他纔是一個奇人咧。」

愛瑁兒 不，不，姑丈，我跪在你的腳下求你吧，——我不願意有學問了，我不要了。

麥達夫 愛，愛，如果我往日是有學問的，那可節省了多少。

愛瑁兒 不，我寧願周圍去瞧看各種天然的東西，好過要有學問。

麥達夫 你聽着！你看！你要看些什麼東西，有什麼東西好看？

愛瑁兒 你看：我們窗口對過的那座遠山，——我常常都企望立刻跑過這些山的那面看看就好了。

麥達夫 噢，笨貨，如果一點事都沒有，只不過跑到那山頂便走了，那有什麼好呢？喂？我的孩

子，你却不说些有意識的話。現在聽着：那座山所以壁直的站在那裏，好像堡岩一般，那就是不能夠跑過去的意思。否則費了這大的功夫把這許多的大石頭堆在一起，有什麼用處呢？喂？

愛瑁兒 姑丈，你以為那就是阻止我們，不許我們跑過去的意思麼！依我看起來，因為地球

不。會。說。話。的。緣。故。所。以。他。把。他。的。手。舉。到。天。上。招。呼。我。們。過。去。使。得。那。些。住。得。很。遠。的。人。獨。自。一。個。坐。在。窗。口。都。可。以。看。見。他。的。招。呼。的。記。號。不。過，我。猜。那。些。有。學。問。的。人。一。定。——

麥達夫 不，他們真沒有時候去想這種無意識的事情咧。他們不像你這樣發癡的。

愛瑁兒 你可曉得我昨天撞見了個好像我一般的發癡的人麼？

麥達夫 噢，真的，怎樣呀？

愛瑁兒 他肩上用竹棒挑着一小包的東西在棒頭那裏，左手裏拿着一個銅鍋，腳上穿了

雙很舊很舊的鞋子，他正要穿過草地到那些山上那裏去。我大聲的問他：「你要到什麼地方

去？」他回答：「我不曉得；隨便什麼地方都去。」我又問他：「你爲什麼要去呢？」他說：「我去

找工做」姑丈，你要找工做麼？

麥達夫 我自不然要。現在有許多人正在那裏找位置咧！

愛瑁兒 好有趣呀！我也要像他們一般去找些事情做做就好了。

麥達夫 譬如你去找工做，却找不着。那麼——

愛瑁兒 那。麼。豈。不。是。更。加。快。樂。麼。那。麼。我。便。去。還。要。遠。的。地。方。了。我。瞧。見。那。人。穿。着。那。雙。破。鞋。子，慢。慢。地。走。着。後。來。走。到。那。棵。無。花。果。樹。的。下。面。那。流。水。的。地。方，他。却。停。着。不。走，在。小。河。裏。把。他。的。足。洗。個。乾。淨。然。後。在。包。裏。拿。了。點。豆。粉。出。來，用。水。潤。溼。了。吃。吃。了。之。後，復。把。那。包。東。西。捆。好。了，從。新。又。挑。在。肩。膊。那。裏，把。衣。服。曳。到。膝。上，過。河。去。了。我。已。經。求。過。姑。媽。答。應。我。也。過。河。去。玩，像。那。人。一。般。的。吃。我。的。豆。粉。了。

麥達夫 你姑媽怎麼說法？

愛瑁兒 姑媽說：『你病好了，我再帶你到那裏去吧。』姑丈，不曉得我什麼時候纔可以病好了？

麥達夫 親愛的，那不久就要好了。

愛瑁兒 真的，不過我的病一好，我立刻就要去了。

麥達夫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愛瑁兒 噢，我。只。管。往。前。走。着，穿。過。這。許。多。的。小。河，在。水。裏。走。來。走。去。白。天。裏。太。陽。正。熱。得。最。

利害的時候。各人都關上了他們的門。躲在家裏睡覺。我便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找工做。

麥達夫 我明白了！我想第一你還是先把病醫好了，那時候——

愛瑁兒 那時候你便不要我做有學問的人了，姑丈，你是不是這樣呀？

麥達夫 那麼你願意做什麼？

愛瑁兒 這個時候我想不出，但是將來我一定要告訴你的。

麥達夫 很好！但是你要記着不要叫喊，不要再和不相識的人說話纔好。

愛瑁兒 不過我却很愛和不相識的人說話。

麥達夫 譬喻他們把你拐了去呢？

愛瑁兒 那可再好也沒有了。但是却從沒有人拐了我去。他們大家都要我留在這裏。

麥達夫 我要出去做工了，——不過，寶貝，你不要到外面去，你肯麼？

愛瑁兒 不，我不出去。但是，姑丈，你可許我坐在這個房間，近着馬路旁邊那裏麼？

(麥達夫退)

賣牛乳的人 乳腐呀，乳腐，很好的很甘美的乳腐呀！

愛瑁兒 賣乳腐的賣乳腐的呀！

賣牛乳的人 你爲什麼叫我你要買點乳腐麼？

愛瑁兒 我怎樣能够呢？我又沒有錢。

賣牛乳的人 好個小孩子！那麼爲什麼又要叫我呢？噫！好糟場時候啊！

愛瑁兒 如果我能够的，我要和你一塊兒走。

賣牛乳的人 和我？

愛瑁兒 是的；我聽聞你在馬路那裏叫喊的時候，我好像覺得有點思家病似的。

賣牛乳的人 （把他的擔槓放下來。） 我的孩子，你在這裏幹什麼事？

愛瑁兒 醫生說我不可以到外面去，所以我成天的都坐在這裏。

賣牛乳的人 我的可憐的孩子，你有點什麼事情發生呀？

愛瑁兒 我不能夠說。你看我又不是有學問的，所以我也不能曉得和我有什麼相干。 賣牛



乳的，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呀？

賣牛乳的人 從我們的村裏來的。

愛瑁兒 你們的村裏那地方很遠麼？

賣牛乳的人 我們的村是在賁吹馬拉山腳，散里河那裏的。

愛瑁兒 賁吹馬拉山散里河？我覺得奇怪也！也許我已經瞧見過你們的村也說不定。但是

我却不能夠想起來了。

賣牛乳的人 你已經瞧見過他麼？你去過那山腳沒有？

愛瑁兒 從來沒有去過。但是我看上去好像記得瞧見過他似的。你們的村可是在那

些老年的大樹下面，剛剛近着那紅路的旁邊的，是不是那樣呀？

賣牛乳的人 孩子，你說得一點都不錯。

愛瑁兒 山坡上面有許多牛羊在那裏吃草。

賣牛乳的人 好奇怪，我們的村裏有牛羊在那裏吃草的。真的，那裏是有的。

愛瑁兒 你們的女人都穿着紅的衣服，到河裏把他們的水甕兒盛滿了水，用他的頭頂了回去。

賣牛乳的人 好，那一點都不錯。我們牛奶村的女人的確是從河裏抽水的，不過他們却并不是個個人都穿紅衣服。但是，我的可愛的孩子，你從前一定已經到過那裏的了。

愛瑁兒 賣牛奶的，我真個從沒有到過那裏。不過將來醫生准許我到外面去的第一天你要帶我到你們的村纔好。

賣牛乳的人 我的孩子，我很喜歡帶你去的。

愛瑁兒 你要教我怎樣的叫賣乳腐，怎樣的像你一般的挑擔槓怎樣的走這很遠很遠的路麼？

賣牛乳的人 親愛的，親愛的，你從前可會麼？你爲什麼要賣乳腐？不，你將來念大本的書兒，要做有學問的。

愛瑁兒 不，我永遠不要做有學問的，——我要做像你一般的人，天天到那榕樹左近紅路

旁邊的村裏取我乳腐，沿着一家家一的茅屋去叫賣；噢，你怎樣的喊法？——乳腐呀，乳腐，好的乾腐呀！請教我這種的聲調，你肯麼？

賣牛乳的人 親愛的，教你這種的聲調？好個怪思想呀！

愛瑁兒 請真個教我。我很愛聽這種的聲調的。我一聽見你在馬路上叫喊，從些樹縫裏穿越過來的時候，我真說不出我所感覺的奇怪法子。

賣牛乳的人 可愛的孩子，你可要吃點乳腐麼？是的，你吃點吧！

愛瑁兒 但是我又沒有錢。

賣牛乳的人 不，不，不要講到錢了。如果你肯拿了點乳腐去，你使得我很快樂的。

愛瑁兒 我把你繞了好久了？

賣牛乳的人 一點都不，我一點損失都沒有，你已經教會了我怎樣快快樂樂的賣乳腐了。  
(退。)

愛瑁兒 (獨自一個喊着) 乳腐呀，乳腐，好的乳腐呀，——從牛奶村裏來的乳腐，從散

里河岸，賣吹馬拉山的鄉村來的乳腐，乳腐呀，好的乳腐呀，早上的時候，那些婦人把牛兒一排一排的站在樹兒的下面搗牛奶，晚上的時候，她們都把這些牛奶做成乳腐了。乳腐，好的乳腐呀！喂，那個更夫在那裏巡查咧。更夫，請過來和我談談天吧！

更夫 吵什麼東西？難道你不怕像我這種的人麼？

愛瑁兒 不怕，我爲什麼要怕呢？

更夫 譬喻我把你捉了去，又怎麼樣呢？

愛瑁兒 你要捉我到什麼地方去？那地方遠不遠呀，就是那些山的那一面麼？

更夫 譬喻我把你一直捉到皇帝那裏，又怎樣呢？

愛瑁兒 捉到皇帝那裏那麼捉我去吧，你肯麼？不過那醫生却不許我到外面去。現在沒

有人可以帶我走的。我已經成天的留在這裏了。

更夫 可憐的人兒，醫生不准你出外麼呵？我明白了！你的臉兒白得很，你的眼睛又有黑圈兒在那裏。你的血管都從你可憐的瘦手凸了出來了。

愛瑁兒 更夫，你肯敲敲那鑼不肯？

更夫 時候還沒有到咧。

愛瑁兒 好奇怪呀！有的說時候還沒有到，有的又說時候已經過去了。不過你一敲那鑼的時候，時候就會到的了。

更夫 那是不能夠的，只不過到時候了，我纔敲鑼的。

愛瑁兒 是的；我很愛聽你的鑼聲的。中午的時候我們的飯也吃過了，姑丈出去做事情，姑媽暈在那裏念蘭瑪揚娜，我們的狗兒正在天井的牆影子下面，把他的鼻兒鑽在他的捲着的尾巴裏睡覺的時候，忽然你的鑼敲着：噹，噹，噹，請你告訴我：你的鑼兒爲什麼要敲得這響？

更夫 我的鑼敲得這響是要告訴人們：『時間是不等人的，去了就永遠不來了。』

愛瑁兒 去什麼地方，到那塊兒去？

更夫 那沒有人曉得。

愛瑁兒 那麼我猜從沒有人到過那地方了。噢，我希望和時間一塊兒到這個沒有人知

道的地方就好了。

更夫 我的孩子，我們大家總有一天要到那地方去的。

愛瑁兒 我也要去的麼？

更夫 不錯，你也要去的。

愛瑁兒 不過，醫生却不准我出去。

更夫 有一天那醫生還要親自攜着手帶你去咧。

愛瑁兒 他不會的，你不曉得他。他只要把我關在家裏就是了。

更夫 還有一個比他大的人要來釋放我們的。

愛瑁兒 這個大醫生什麼時候纔來？我在這裏實在忍不住了。

更夫 我的孩子，不要講這種的話。

愛瑁兒 不。他們把我羈留在這裏，我便坐在這裏，我從沒有動過一動，但是你的鑼兒敲着的時候，噹，噹，噹，簡直敲進我的心坎兒裏一般啊！更夫？

更夫 噯，我的親愛的。

愛瑁兒 那面的那一間高飄着旗兒的大房子，有許多人走進走出，到底在那裏幹着些什麼事？

更夫 噢，那裏麼？那就是我們的新郵局了。

愛瑁兒 郵局是誰的郵局？

更夫 誰的？自然是皇帝的郵局！

愛瑁兒 皇帝的信也送到他這裏的郵局麼？

更夫 那一定。有一天那裏也許會有一封給你的信也說不定。

愛瑁兒 有一封給我的信？但是我只不過一個小孩子罷了。

更夫 皇帝常常寄小封的信給小孩子的。

愛瑁兒 噢，好光彩呀！不曉得我什麼時候纔接到我的信？你又怎樣曉得他會寫信給我呢？

更夫 否則他爲什麼高飄着旗子，在你的窗口前面設立他的郵局呢？

愛瑁兒 倘若我那封皇帝的信到了的時候，什麼人拿來給我呢？

更夫 皇帝是有許多郵差的。難道你沒有看見他們胸膛都佩着滾圓的鍍金徽章，四圍的跑來跑去麼？

愛瑁兒 唔，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更夫 一家一家的全村都要跑過。

愛瑁兒 將來我長大的時候，我也要做皇帝的郵差。

更夫 哈！哈！真的，做郵差！不論下雨，日曬，窮的，富的，都要一家一家的把信送到去，那纔是樁很重大的事兒咧？

愛瑁兒 那就是我最喜歡幹的事兒了。什麼事情使得你笑成這個樣子？噢，是的；你的事

兒也是很重大的。中午裏太陽正盛的時候，不論什麼地方都是沉靜着，你的鑼兒敲着：噹，噹，噹，噹！——有時晚上我突然間驚醒的時候，燈兒已經熄了，我從黑暗裏仍能聽聞你的鑼兒敲着：噹，噹，噹，噹！



更夫 村長來了！我一定走了。如果被牠瞧見我在這裏談天，那就費事了！

愛瑁兒 村長他在什麼地方呀？

更夫 在馬路那面；你可看見那櫻葉的大洋傘，一路跳着來麼？那個就是他了！

愛瑁兒 我猜是皇帝差他來做這裏的村長的？

更夫 差他？不是。一個大驚小怪好事的人！他多是自尋煩惱，以致大家都怕了他。那

也好像他自己一般，把別人也弄得不安起來。現在我一定要走了。你要曉得我一定不可以

把公事停滯着不做的。我明天早上再來告訴你村裏的事情吧！（退）

愛瑁兒 天天都得到一封皇帝的信，那真光彩啊！我要坐窗口那裏把那信都看完了。不

過，噢！我是認不得字的。我不曉得找什麼人來把他們念給我聽啊？姑媽是念蘭瑪揚娜的，也許

他認得皇帝寫的字兒也說不定。如果沒有人念給我聽，那麼我一定要好好地把他們收藏起

來，等到將來我長大的時候再念了。但是如果那個郵差找不着我，又怎樣呢？村長，村長先生，我

可以和你談談天麼？

村長 那個在馬路上喊我？噢，原來是你喊我麼，你這可惡的猴子？

愛瑁兒 你是個村長。隨便什麼人都怕你的。

村長 （看上去好像很快樂似的。） 不錯，不錯，他們是怕我的。他們一定要怕我。

愛瑁兒 那些皇帝的郵差也聽從你的說話麼？

村長 那是他們應該的。噯，我倒願意看看——

愛瑁兒 請你告訴給那郵差知：愛瑁兒現在坐在窗口那裏，你肯麼？

村長 那有什麼好處呢？

愛瑁兒 因為恐怕那裏有一封信給我。

村長 一封信給你？什麼人要寫信給你？

愛瑁兒 或者皇帝要寫信給我。

村長 哈哈！哈哈！好個特別的小孩子！哈哈！皇帝麼？你是不是他知心的朋友，噯！我一定曉得你們

沒有見面多久，皇帝還要記掛着你咧。等到明天你便可以收到你的信了。

愛瑁兒 村長，你爲什麼和我講話要用這一種的聲調？你不滿意麼？

村長 噯，不滿意麼，那自然！你寫信給皇帝！麥達夫近來倒變成一個惡人了。他只賺了一點子錢，所以皇帝們，國王們，都要天天和他的家人談天咧。若是有一次給我找着他，我可要教訓教訓他。噢，你這個——你這個小孩子！讓我把皇帝的信送到你的家裏來吧。我來送吧！

愛瑁兒 不，不，這樁事情請不要煩勞你吧。

村長 爲什麼不要？我把你告訴給皇帝曉得，他不會遲緩的。立刻就有一個僕人來探問你了。麥達夫的厚臉孔，倒很令我疑惑。如果皇帝聽聞了這個，那纔把他的荒謬去了點哩！

(退)

愛瑁兒 什麼人在那裏走路？你的踝鐲兒叮叮噹噹地好響啊！請等一下子，你可肯麼？

(一個女孩子走進來)

女孩 我一分鐘也沒得多餘了，時候已經很晏的了。

愛瑁兒 我明白了，你是不願意等，我也是不願意坐在這裏的。

女孩 你使得我想起早上的星兒來！你有點什麼事？

愛瑁兒 我不曉得，那醫生却不准我到外面去。

女孩 呵！那麼你不要出去吧。應該要聽從醫生的說話的。如果你頑皮不聽話，人家就

要說你不好的了。我曉得常常望着外面，守着那裏，一定令你覺得很疲倦的。讓我替你把窗兒關一關吧。

愛瑁兒 不，不要關，只不過開了這一個。其餘那些都是關着的。你肯告訴我你是誰麼？我好像沒有見過你的面似的。

女孩 我是素玳。

愛瑁兒 什麼素玳？

素玳 你不認得麼？就是這種那個賣花的女兒。

愛瑁兒 你做什麼事的？

素玳 我把花採進籃子裏。

愛瑁兒 噢，採花麼？那怪不得你走路的時候，看上去你的腳好像很快樂，你的踝鐲兒叮叮噹噹得這樣快活似的。希望我也能够到外面去就好了。那麼我替你從那些頂高頂高的，看不見的樹枝那裏，採些花兒下來。

素玳 你真個肯麼？你可像我一般的認得許多的花兒麼？

愛瑁兒 是的，我認得的，認得很多很多。我也曉得神仙故事的長白（Champa）和他七兄弟的事情。只要他們肯允許，我一定要走進那些你們找不着出路的叢林裏。在這個地方，那隻啜蜜糖的蜂雀，正躲在一根最細的樹枝上面，自己搖着自己；我便含葩開成一朵美麗的長白花兒。你可肯做我的巴露兒（Parul）姊姊麼？

素玳 你真是呆得很！我是素玳，我的母親是賣花的西賽（Sasi）我又怎樣好做巴露兒姊姊呢？我一天要編許多花圈的。我如果能够像你這般閒坐在這裏的，那就快活了！

愛瑁兒 那麼成天坐在這裏，你幹些什麼事呢？

素玳 那麼我便能有許多時候和我的洋囡囡新娘彭婭及貓兒美妮玩耍了，——但是我

說時候已經不早了，我一定不可以再歇了，否則我一朵小花兒也採不到了。

愛瑁兒 噢，請再稍爲等一下子，我實在喜歡你再等一下子的。

素玳 好，——現在你不好再頑皮了！好好的，安安靜靜地坐着，讓我採花回家的時候，再來和你談天吧。

愛瑁兒 那麼你可肯送一朵花給我麼？

素玳 不，我怎樣能够送給你？那花是要錢纔賣的。

愛瑁兒 將來我長大了，——沒有到那河的對面找工作之前，——我再付錢給你吧。

素玳 那麼，很好。

愛瑁兒 你採了花之後，你還要回來麼？

素玳 我回來的。

愛瑁兒 你真個回來麼？

素玳 是的，我回來的。

愛瑁兒 你。不。會。忘。記。我。麼？

素玳 我。不。會。忘。記。你。的。你。將。來。看。就。是。了。  
(退。)

(一隊小孩子走進來)

愛瑁兒 哥哥們，你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請稍爲等一下子。  
一個孩子 我們去玩。

愛瑁兒 哥哥們，你們要玩些什麼東西？

一個孩子 我們要扮農夫玩咧。

又一個孩子 (拿出一枝棒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耜了。

又一個孩子 我們這兩個就是牛兒了。

愛瑁兒 你們打算要玩一天麼？

一個孩子 不錯，玩一天！

愛瑁兒 晚上你們可是沿着那河邊的馬路回家麼？

一個孩子 是的！

愛瑁兒 你們回家的時候，經過我們的家不經過？

一個孩子 你也出來和我們一塊兒玩吧，不錯，出來吧！

愛瑁兒 醫生不准我到外面去的。

一個孩子 醫生？你的意思可是說：你怕那醫生的說話麼，讓我們去吧，時候就要不早了！

愛瑁兒 不要去！你們在這窗口左近的馬路上玩吧。那麼我能夠看着你們玩了。

一個孩子 我們在這裏能夠玩些什麼呢？

愛瑁兒 這裏周圍都是我的玩具，你們就用這些玩吧！這裏都是，你們拿去吧。我獨自一

個人是不能夠玩的。他們都弄髒了，我也沒有用處了。

孩子們 快活啊！好些美麗的玩具！你們看，這裏是一隻船！那是老媽媽查泰（Jatjai）這不

是一個很好看的兵麼？你把他們全都送給我們？你真個不介意麼？

愛瑁兒 不，一點都不介意。你們全都拿了去就是了。



一個孩子 你不要討回牠們麼！

愛瑁兒 噢，不，我不要討回牠們的。

一個孩子 你送了給我們，你會挨罵不會？

愛瑁兒 沒有人會罵我的，不過每天早上你們可肯在我們門口前面，拿這些東西玩一下子麼？將來這些變舊了，我還要拿新的給你們。

一個孩子 噢，是，我們肯的。我說把這些兵排成一行。我們打仗玩吧，但是在什麼地方找一枝槍呢？看，這一根蘆葦來做鎗是很好的。不過你已經想睡覺了！

愛瑁兒 我恐怕我要睡着！我不解我有時又很喜歡睡覺。我已經坐了許久了，我也疲倦了，我的背有點痛了。

一個孩子 現在只不過中午的時候。你怎樣便想睡覺？聽着那鑼兒纔打一更哩！

愛瑁兒 是的，噹，噹，噹，他告訴我去睡覺了。

一個孩子 那麼我們還是去罷！明天早上我們再來。

愛瑁兒 你們沒有走之前，我要請問你們一點事情。你們常常都在外面的，——你們可認得皇帝的郵差們麼？

孩子們 不錯，認得的。

愛瑁兒 他們是些什麼人？請把他們的名字告訴給我。

一個孩子 一個叫做拔德爾 (Badal)

又一個小孩 還有一個是莎粟特 (Sarat)

又一個孩子 他們的人數多得很咧。

愛瑁兒 譬喻那裏有一封寄給我的信，你們可以爲他們會認得我不認得呢。

一個孩子 那自然，如果信上是寫着你的名字，他們一定會找着你的。

愛瑁兒 明天早上你們來訪我的時候，可否請你們帶着他們一個來，令他認識認識我麼？  
一個孩子 很好，如果你喜歡就可以了！

第二幕

(愛瑁兒睡在牀上。)

愛瑁兒 姑丈，我今天不能夠走近窗口那裏麼？難道那醫生連這個也不許？

麥達夫 是的，寶貝，你看你坐在那地方（指窗口）已經把你自已弄得一天壞過一天了。

愛瑁兒 噢，不，我不知道坐在那裏可以使得我越加病得利害的，不過我坐在窗口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很好似的。

麥達夫 不，你不是的；你坐在那裏成天都和這裏四週圍的人交接，不論年紀老的，年紀幼的，好像他們在我的屋檐下面都執有什麼正當的權柄一般——有血氣的人實在忍不住的。你看——看你的面孔白成這個樣子。

愛瑁兒 姑丈，我恐怕我的法加（註一）就要經過這裏，却看不見我在窗口那裏。

麥達夫 你的法加，那又是誰呀？

愛瑁兒 他常常來和我談天，把他從前所到過的地方都告訴給我聽。我很愛聽他說話

的。

麥達夫 那是怎樣的？我並不認識什麼法加呀？

愛瑁兒 現在差不多就是他來的時候了。我求你把他請進來和我談一下子天吧。

（老公公穿着法加的衣服進。）

愛瑁兒 你來了！法加，請到我的床邊來吧。

麥達夫 噯，但是這是——

老公公 （不住的霎眼示意。） 我就是法加！

麥達夫 我覺得你並不是個法加。

愛瑁兒 法加，你這一次到過什麼地方？

老公公 我到鸚鵡島去的。我只不過剛剛纔回來。

麥達夫 鸚鵡島！

老公公 這個豈不是很駭人聽聞的麼？我並不像你一般的。我旅行一次不用花什麼錢。

我喜歡什麼地方，我便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旅行。

愛瑁兒（拍掌）你好快活啊！將來我的病好了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了答應帶我去做你的伴侶的啊？

老公公 那自然，我還要教會你許多許多旅行家的秘密，不論在海洋也好，在森林也好，在高山也好，沒有東西會阻當你的路程的。

麥達夫 胡言亂語，不曉得講什麼東西啊？

老公公 愛瑁兒，我的親愛的，在山裏或者在海裏，我並不恐怕什麼東西的，不過如果那醫生和着你的姑丈一塊兒跑了進來，我就是有魔法我也要失敗了！

愛瑁兒 不，姑丈不會告訴給那醫生知道的，我也答應乖乖的躺在這裏了，不過那一天我的毛病好了的時候，那一天我就要和法加一塊兒走，不論海洋也好，高山也好，河流也好，沒有東西會阻當我的路程的。

麥達夫 噢，可愛的孩子，不要只管喊着要走吧！你講這種的說話，使得我聽着很難過的。

愛瑁兒 法加，請告訴我鸚鵡島是怎麼樣子的？

老公公 鸚鵡島是個很奇怪的地方，他是個無數的鳥兒的巢穴。那裏沒有人的，他們也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他們只曉得飛，只曉得唱歌就是了。

愛瑁兒 好光榮啊！他一定靠近海邊了？

老公公 那自然。他是在海上面的。

愛瑁兒 那裏有青山沒有？

老公公 那自然有，他們都住在青山裏面的，遇着日落的時候，太陽的紅光反照在山坡上面，所有那些綠翅的鳥兒，都一羣一羣的到他們鳥巢那裏聚集起來。

愛瑁兒 有瀑布麼？

老公公 那自然有，沒有一座山沒有瀑布的，噢，那些瀑布好像融開來的鑽石一般，我的親愛的你猜牠們（指瀑布）怎樣舞動法子！他們流到海裏，衝過那些小石子的時候，他們都不使那些小石子唱出歌來，沒有一個醫生的魔鬼能夠停止他們一些些時候的流動的，那些鳥兒除

了把我看作一個人，一個只不過沒有翅膀的東西之外，沒有別的——他們也不來侵犯我。如果果不是這般，我可要在他們無數鳥窠的當中，築一間茅屋住在那裏，數着那些浪兒來過我的日子哩。

愛瑁兒 我好希望做一隻鳥兒啊！那末——

老公公 不過那是一樁小事兒，我聽說你已經和那賣牛奶的說好了將來長大的時候，你要做一個叫賣乳腐的；不過我恐怕這種的生意在鳥兒當中是不會興旺的，或者還要大大的虧本也說不定咧。

麥達夫 這真是未免太過！我夾在你們倆個當中我一定要發狂了！現在我要走了。

愛瑁兒 姑丈，那賣牛乳的來過沒有？

麥達夫 他爲什麼沒有來過？他是不肯自尋煩惱，在鸚鵡島的鳥窠當中，跑出跑進，替你的法加當差的。他留下一瓶乳腐給你，他說他現在在村裏正忙着張羅他姪女的喜事，還要到康

美柏拉去定一副軍樂咧。

愛瑁兒 但是他說要把他的姪女嫁給我的。

老公公 慶唷，現在我們定了約的了。

愛瑁兒 他說她就要做我可愛的小新娘，耳朵戴着兩串真珠兒，身上穿着大紅的沙里，（註二）天天早上他還要親手搗了那隻黑牛的乳，便從那簇新的瓦瓶裏倒些滾熱的，還有白沫浮在上面的牛奶來喂給我喝；到晚上他拿燈照完了牛棚之後，走來坐在我的身邊，講些長白和他六兄弟的故事給我聽咧。

老公公 好可愛啊！這種的情景連我一個做隱士的也要心動了！不過，親愛的，不要記着這樁喜事了。讓她去吧！我告訴你，如果你要結婚的時候，他的家裏一定不會沒有姪女的。

麥達夫 閉嘴吧！我實在不能再忍了！（退）

愛瑁兒 法加，現在姑丈走了，請告訴我皇帝有寄一封信到郵局給我沒有啊？

老公公 我猜他的信早就已經起程了，現在大約正在半路上咧。

愛瑁兒 半路上在什麼地方啊？是不是在那條灣灣曲曲的，穿過那些樹木的路上這條路？



兒下完了雨，天空清朗的時候，你可以一眼望到那樹林的盡頭的。

老公公 不錯，正是那地方。你已經全都知道了。

愛瓊兒 不論什麼東西我都知道的。

老公公 我明白了，但是又怎樣呢？

愛瓊兒 我不能夠說，但是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我覺得好像我往日裏常常看見過牠（指那條路）似的。到底從前幾時看見過，我却說不出了。你可曉得我什麼時候見過麼？我看見那個皇帝的郵差，獨自一個人，左手裏拿着一盞燈，背上負着一個大信袋，從山坡上走下來，一路爬着下來，爬了好幾天，好幾晚，不曉得爬了多久，纔到山脚下瀑布流成的小溪那裏，在溪旁他找着一條小路，穿過那些小麥走着；後來到了蔗田裏，他走進蔗幹的叢密當中的狹路不見了，後來他又行到了那空闊的草地，這裏蟋蟀兒正唧唧的鳴着，除了有幾隻竹鷄搖着尾巴在那裏用他們的尖嘴掘泥兒之外，一個人也看不見；他越行越近，越行越行，我的心好像很快活似的！

老公公 我的眼睛又不是小孩子的，但是你却使得我也好像一般的看見那種情景似的。

愛瑁兒 法加，你可認得那個擁有這所郵局皇帝麼？

老公公 我認得的，我天天都到他那裏去化緣，求施捨的。

愛瑁兒 好呀！我的病好了的時候，我也一定要去求他施捨的，不曉得我可以去不可以呢？

老公公 你不必去求他，我的親愛的，他自己就會施捨給你的了。

愛瑁兒 不，我要到他的門口那裏，大聲的喊：『噢，皇帝，祝你勝利啊！』一路敲着鼓兒，一路

跳舞着，求他施捨點東西給我。那可不是很有趣的麼？

老公公 那是很好的；如果你肯和我一塊打夥兒去，我也可以分潤一點的。但是你要求

他什麼東西呢？

愛瑁兒 我要對他說：『請派我做你的郵差吧，那麼我便可以拿着盞燈，四週圍的去，一家一家的送你的信兒了。不要成天的把我關在家裏啊！』

老公公 我的孩子，你就是成天的坐在家裏，那又有什麼憂愁呢？

愛瑁兒 那并不是憂愁。最初他們把我關在這裏的時候，我覺得日子好像很長久似的。

但是自從那皇帝的郵局開設了之後，我却漸漸地喜歡闌在家裏了，我想起或者有一天會得着一封信的時候，我便覺得非常的快樂，那時就是孤孤靜靜的，我也不介意了。我不曉得在皇帝的信裏，找出點什麼的說話來咧？

老公公 如果那信除了只寫了你的名字之外，找不出點什麼別的東西，那可心足不心足？

(麥達夫進來)

麥達夫 你們兩個是不是存心來害我的？

老公公 什麼事？

麥達夫 我聽聞你到處的傳佈，說皇帝把他的郵局設在這裏，是專送信給你們倆人的。

老公公 唔，怎樣發生的？

麥達夫 我們的村長彭唱南 (Panchanan) 已經暗暗的匿着名告訴給皇帝知道了。

老公公 我們不怕這種的說話送到皇帝的耳朵麼？

麥達夫 那麼你爲什麼不小心呢？爲什麼無緣無故的亂提起皇帝的名字來呢？如果你這

般做法，那只不過葬送了我就是了！

愛瑁兒 法加，皇帝會怪我們不會？

老公公 怪胡說！他怎樣會怪像你這般的小孩子，像我這般的法加呢？讓我們看，如果皇帝怒了，那麼我不肯真心待他了。

愛瑁兒 法加，自從今天早上，我覺得好像有一種的黑暗籠罩着我的眼睛似的。什麼東西看上去恍同一個夢兒一般。我很希望沉靜的，我也不喜歡說話了。皇帝的信來了沒有？譬喻這間房子突然間融化了去，譬喻——

老公公 （搨愛瑁兒） 我的孩子，今天那封信一定會送來的。

（醫生進來）

醫生 你今天覺得怎樣了？

愛瑁兒 今天覺得非常的好，醫生！所有的痛苦好像都離了我去了。

醫生 （站在麥達夫旁） 你不要看着這種笑容喜歡哩。他覺得好了，那并非好兆頭。

卡拉但 (Chakradhan) 曾經講過：——

麥達夫 醫生，請你看仁慈的分上，把卡拉但攆在一旁罷。請告訴我就要有點什麼發生了？

醫生 我恐怕不能把他留得多久了！我以前曾經警告過你了——這個看上去好像就是回光反照似的。

麥達夫 不，我已經用盡了心力了，從沒有讓他到過門外一步，所有這裏的窗差不多一天到晚都關得緊緊地的。

醫生 今天空氣裏有點很古怪的氣質。我剛纔進來的時候，我遇着一陣很可怕的風，吹過你的大門。那是很有害的！不如立刻把那門關了吧。如果你的人客不來兩三天，那可有什麼打緊沒有遇着有人忽然間來訪你——那裏還有後門咧。最好連這一扇窗也關了他，把落日的陽光放進來，只不過令病人睡不着就是了。

麥達夫 愛瑁兒已經閉了眼睛。我希望他睡着就好了。他的面孔告訴我——噢，醫生，

我領了一個孩子到家裏來，他本是一個外人，我却愛他，像自己的一般，現在我猜我一定要失掉他了！

醫生 那是什麼？你們的村長來了，——好討厭啊！兄弟，我一定要走了，你最好到週圍巡一下子看看那些門有關好了沒有。我一到了家，立刻就送一調很猛烈的藥來。你試把這調藥給他服服看，——如果他是能够救的，這調藥說不定會救了他。  
(麥達夫與醫生同退。)

(村長進來。)

村長 喂，小鬼！——

老公公 (快快的站起身。) 嘶！不要響！

愛瓊兒 不，法加，你以為我睡着了麼？我並沒有睡着。什麼話我都聽得見的，不錯，很遠很遠的聲音我都聽聞。我好像覺得爸爸媽媽都坐在我的枕邊和我說話似的。

(麥達夫進。)

村長 麥達夫，我聽聞近來你居然和那些重要人物往來咧。

郵局

麥達夫 請你饒了我罷，不要和我鬧玩笑了，村長，我們只不過是些小百姓就是了。

村長 但是你的孩子正在這裏希望接着皇帝的信哩！

麥達夫 請不要理會他，他只不過是一個蠢笨的小孩罷了！

村長 真的，爲什麼不是皇帝現在很難再找一個更好的人家了！難道你不懂皇帝爲什麼緣故，把他的新郵局正正的開設在你的窗口面前麼？因爲皇帝要有一封信寄給你哩，小鬼！

愛瑁兒 （跳起身來。） 真的麼？

村長 那怎樣能够假呢？你是皇帝的知己朋友。這裏就是你的信哪。（拿出一張白紙來。） 哈哈，哈哈，這就是那封信了！

愛瑁兒 請不要戲弄我罷！法加，那是真的麼？

老公公 真的，我的親愛的。我做法加的告訴你，那封就是他的信了。

愛瑁兒 那是一封怎樣的信，我却看不見。那信看上去好像是空白的，村長先生，信裏說些什麼話呀？

村長 皇帝說：『我不久就要來訪你了，你最好預備點便飯給我喫，——宮裏的菜兒現在我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了。』哈哈，哈哈！

麥達夫 (合掌) 村長，我求你不要拿這些東西來戲弄我——

老公公 戲弄他還不敢呢？

麥達夫 老公公，難道你也發了癲麼？

老公公 發癲好，那麼我就算發癲就是了，我也能够唸那封皇帝說他就要親自帶着御醫來看愛瑁兒的信哩！

愛瑁兒 法加，法加！聽聽他的喇叭！你聽不見麼？

村長 哈哈，除非他更加發狂些，我恐怕他不會聽見咧！

愛瑁兒 村長先生，我想你一定惱了我，並不愛我了。我永遠不相信你會拿那封皇帝的信來給我的。讓我替你把你腳上的埃塵拭了去罷！

村長 這個小孩子的確有很可敬的天性。他雖是一個小孩子，他也有一個很好的心兒



的。

愛瑁兒 我猜現在還不到四更罷——你們聽那鑼兒噹噹叮叮——噹叮，是不是夜晚到了？怎麼樣子，我却看不見——

老公公 噢，那些窗全都關了，我去開了他們罷。

（外面有敲門的聲音。）

麥達夫 什麼事——誰呀——好擾擾啊！

聲音 （從外面來的） 開門！

麥達夫 村長——我希望他們不是強盜就好了。

村長 什麼人在外面——現在說着話的，是村長彭唱南哩！你們曉得不——？這樣的吵法，你們難道不害怕麼？奇怪！聲音沒有了。彭唱南的聲威勢力真大——不錯，儘管把那些大強盜指給我看吧，——

麥達夫 （看看窗外。）

怪不得沒有聲音了？他們已經把大門打破了。

（國王的傳令

進來。

傳令官 我們的大皇帝今天晚上駕臨這裏！

村長 我的上帝啊！

愛瑁兒 傳令官，今天晚上什麼時候？

傳令官 二更裏。

愛瑁兒 是不是我的朋友那個更夫，從城門那裏敲他的鑼兒，叮噹，叮噹，叮噹，——那個時候

麼？

傳令官 不錯，是那個時候。皇帝還差他的最出名的御醫來伺候他的小朋友咧。

（御醫進）

御醫 這是什麼緣故？這裏關閉得好緊密啊！快的把所有的門哪，窗哪，都大大的開了吧。

（摸愛瑁兒身體） 我的孩子，你覺得怎樣了？

愛瑁兒 我。覺。得。很。好，醫。生，非。常。之。好。所。有。的。痛。苦。已。經。都。去。却。了。好。新。鮮，好。空。朗。啊！現。在。

我。能。够。瞧。見。那。些。在。黑。暗。裏。閃。耀。着。的。星。兒。了。

御醫 今天晚上二更裏皇帝來的時候你可以離床不可以？

愛瑁兒 那自然，我希望離床不曉得希望了多久了，過下子，我還要請皇帝把那顆北極星找出來給我看，——我想我一定常常看見過牠的了，不過我不曉得到底那一顆纔是他罷了。

御醫 他什麼東西他都肯告訴你的（對麥達夫說） 皇帝駕臨房子裏面要插滿花的

（手指村長） 我們不許這個人在這裏。

愛瑁兒 不，讓他在這裏吧，醫生他是我們的朋友。那就是他把皇帝的信送來給我的。

御醫 很好，我的孩子。如果他是你的朋友，那麼就讓他留在這裏吧。

麥達夫 （輕輕的靠近愛瑁兒的耳朵說） 我的孩子，皇帝很愛你哩。他自家親自來

這裏。你求他送一件禮物給你吧。你是曉得我們的悽苦的景况的。

愛瑁兒 姑丈，不要擔憂，——我已經決意求他了。

麥達夫 什麼東西，我的孩子？

愛瑁兒 我就要求他派我去做一個他的郵差，那麼我可以週圍去遊歷，一家一家的替他送信了。

麥達夫

(拍他的額頭)

唉！就是這些東西，沒有別的麼？

愛瑁兒

姑丈，過下子皇帝來的時候，我們預備點什麼東西給他喫？

麥達夫

他已經吩咐弄煬飯了。

愛瑁兒

煬飯？村長，你對了！你是這般說的！我們不曉得的東西，你全都知道的。

村長

只要你吩咐我家裏的人，我可以把皇帝駕臨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妥當——

御醫

完全不必！現在你們大家都不要響了。他就要睡了，我坐在他的枕旁，他就瞌着了。

把那盞油燈吹熄了吧。只把星光兒放進來就夠了。不要響，他睡着了！

麥達夫

(對老公公說)

你合着掌像石像一般的站在那裏作什麼事？——我神經很

紊亂的，——有好的兆頭沒有他們爲什麼把房裏弄得黑越越的。星光又怎樣能够濟事呢？

老公公

靜着，不相信的人！

(素玳進來。)

素玳 愛瑁兒呀!

御醫 他睡着了。

素玳 我有幾朵花兒要送給他。我可以親自交到他的手裏不可以?

御醫 是，你可以的。

素玳 不曉得他什麼時候纔醒?

御醫 過下子皇帝一來到的時候，便要叫醒他了。

素玳 可否請你替我輕輕的在他的耳朵裏講幾句話麼?

御醫 我講些什麼話?

素玳 你告訴他素玳並沒有忘記他。

註一：法加 (Fakir) 是印度一種求懺悔的托鉢僧。

(幕)

註二：沙里(Sari)爲印度婦女一種主要的衣服，當中有一塊很長的綢或棉布包在那裏的。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Series  
**Plays by Rabindranath Tago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太戈爾戲曲集(二)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

譯者

瞿世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分館

文學研究會編輯

# 世界文學叢書

## 雪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冊定價五角

##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一冊定價三角

##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一冊二角五分

##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單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來，真可令人嘆觀止。

定價每冊四角

##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笑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雖好戰者亦當爲之黯然。一冊定價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易卜生集

第一集一冊  
定價一元

# 林

# 肯

一冊定價三角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沈性仁譯 胡適校

易卜生所著戲劇，每一劇中，都有一個主義，都有一把悲天憫人的辛酸眼淚。是書共分三劇：一，娜拉描寫家庭中為家長者種種自私自利之惡德；二，羣鬼是悲憫青年墮落之遺害無窮；三，國民公敵是攻擊社會上偽君子種種欺騙奸詐行為。隨意杼寫，十分痛快，真是筆下有刀，誠有關世道人心之作，幸閱者勿作為小說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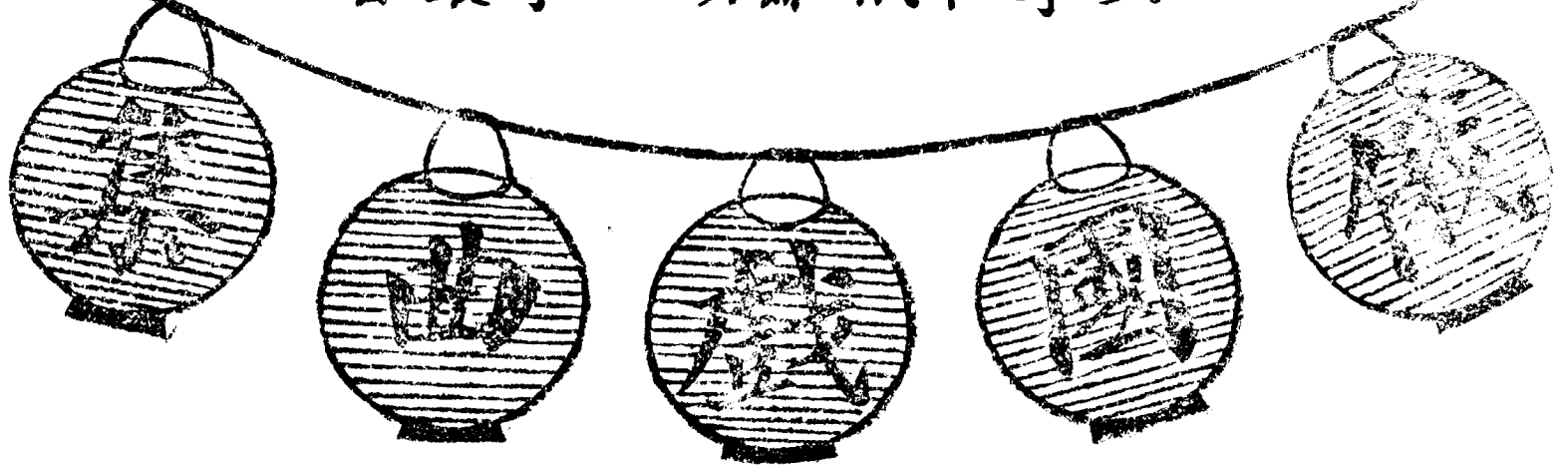
此書係英國現代文學家德林瓦脫 John Drinkwater 氏所編之歷史劇，共分六幕，關於林肯一生之梗概，以及美國南北戰爭之情形，可謂詳細靡遺。令人有百讀不厭之概。從來歷史政治之戲劇，平常人向來不甚歡迎，而此劇曾在英美開演，闐動一時，實為空前之大成功，此亦可以知其名貴矣。

世 界 叢 書 之 一

世 界 叢 書 之 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共 學 社 俄 羅 斯 文 學 叢 書



俄國戲曲頗多。有普遍的和永久的價值。共學社更精選十種。譯成中文。以餉國人。現已陸續出齊。均為著名文藝家之著作。可作世界文學觀。不僅為研究俄國文學者所必讀也。書名列下。

- |      |       |       |         |       |         |           |         |       |       |
|------|-------|-------|---------|-------|---------|-----------|---------|-------|-------|
| 種第十六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月    | 櫻 桃 園 | 萬尼亞叔父 | 伊 凡 諾 夫 | 海 鷗   | 教 育 之 果 | 黑 暗 之 勢 力 | 村 中 之 月 | 雷 雨   | 巡 按   |
| 並附錄  |       |       |         |       |         |           |         |       |       |
| 鄭振鐸譯 | 歐式之譯  | 歐式之譯  | 歐式之譯    | 鄭振鐸譯  | 沈 穎譯    | 歐濟之譯      | 狄濟之譯    | 歐濟之譯  | 賀啓明譯  |
| 三 角  | 三 角 半 | 三 角   | 四 角     | 三 角 半 | 五 角 半   | 四 角       | 六 角     | 三 角 半 | 四 角 半 |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小說彙刊

此爲葉紹鈞，朱自清，廬隱，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序之諸君的創作集。共有小說十六篇。

每册定價四角

## 隔膜

這是葉紹鈞的創作集，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

定價每册五角

##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是一部革命的書。社會改造，究竟是靠淋着血的破壞手段得來呢？還是靠愛之宣傳？這是當時俄國青年思想上的難問題。這書把這思想完全反映出來了。定價每册六角

##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卷首有盲詩人自敘傳。著者曾被稱爲「有童子的心的詩人」他的童話是用了他所獨創的，嫩弱而又鮮明的文體寫出他自己的天真的心情，悲哀的情調和夢幻的憧憬。不但是孩子的恩物，便是成人讀也是很好的。

定價每册七角

## 史特林堡劇戲集

史特林堡是北歐近代自然主義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及戲劇，都極著名，譯本遍於各國，本集所收者是他的傑作三種：(一)母親的愛，(二)幽麗女士，(三)債主。定價每册五角

## 一個青年的夢

此書乃日本著名文學家及新村發起者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所著。魯迅先生所譯，是一本反對戰爭的聖書。全書四幕中差不多個個字可以使人下淚；

一册七角

## 將來之花園

此爲徐玉諾君的新詩集，共分兩卷，一爲「海鷗」，一爲「將來之花園」。附有西諦君的序言及葉紹鈞的批評。

一册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